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八

序

贈新安太守何君子敬考績序

大學洪友承志華群至予寓言其郡太守何君子敬將之京師考績三載特請言以為之贈何君予故人也因以其政問之諸友則皆曰我侯明甚人不能欺嚴甚人不敢犯髙才敏手視一郡事無不可為者既而曰侯不喜置人於刑有罪顕贖者聽嘗以郡多火患以民廬密比所致乃教人累甓為垣以限隔之力不給者助之有

差年時司農取上供銀二萬兩于吾郡則向之贖罪者封識故在悉以應之民不知擾居民自累甓為垣以來按堵如故火患遂息僕於政為之多豫若此予聞諸友之言因思今之為親民之官若凡有科率不恣鞭朴足矣其能以無稽之羨餘充急闕之　國用而不以錙銖及下者鮮也凡所圖惟取辦於簿書獄訟足矣此外於民則聽其自生自養於所謂害至而為之備者加鮮也何君其古之親民者非耶方今越常調破常格以待異才歷歷可數銓衡人物之司考

功課能於君尚可後歟雖然事之在人吾何求耶之在己吾當脩新安之前守有孫焉吾嘗舉以告君矣然不曰漢史潁川守有黄焉渤海守有龔焉君尚思與之齊驅哉蓋自君之所得為者可與君道耳若宰相用人之事則予何敢知

律呂纂例畧說序

律可以作樂和神人故曰音律可以候氣定四時故曰律曆度量權衡皆原於此律之用大矣哉後世此學鮮傳臆說蜂起自西山蔡先生律呂新書一出盡掃近代諸儒之陋當時惟子朱

子獨好之然黃鍾之生十二律在六陽辰皆下生在六陰辰皆上生惟大呂夾鍾仲呂則用倍数此西山有取於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而不取呂氏淮南子之說者也異時朱子編儀禮經傳通解復以蕤賓夷則無射為上生三呂豈其師弟子之間於此亦有所未講與西山之書簡奧讀者若於難入康國僭為之筭例畧說焉嗚呼律之長短多寡一出氣数之自然雖人為之而非人之所能為也長之則氣先至短之則氣後至多則数不行寡則数不正可謂微妙之至

者矣

贈侍御趙君序

三代以前兵無定名無定籍而兵常足後世以來兵有定名有定籍而兵常不足無定名定籍宜乎兵之不足而常足者以民而兵兵即民也有定名定籍宜乎兵之常足而反不足者以民自民兵自兵也惟其病於不足而所以足之不可無其法爲若今之清戎是已然嘗求今之請戎亦惟於洪武永樂間隸尺籍者致其意耳若近年配遣者例不補丁以故縣弗問爲盛衰消

息理之所不免者而必欲按　國初之户數而
索之此足兵之所以難也侍御趙君天章奉
璽書爲兩浙清戎之行其同寅盧君文淵屬廉
以言夫自田不井授兵民判而爲二有國家者
以武備爲慮非一日矣數千載之下程子經畫
于扶溝之間張子買田于横渠之上徒爲有志
而已然則兵民合一其果不可爲哉其亦姑以
救目前之急而已哉　朝廷居安思危不得不
重兹事而田里編垠何知顧以爲甚擾之兼之
南人之畏補伍知入大辟在兩浙其尤者則夫

所以善於處此者非吾天章而誰乎天章荆之江陵人登成化丁未進士第禾繁昌令有去後思在南臺不激不隨以大雅稱介軒張公爲臺長尤加敬之君以年勞當轉秩矣張公謂此行須得君竟以上　請故有是　命云

姚母金孺人壽詩序

鄉進士紹興周友輩七八人謁予曰晟等近繪一圖各爲詩于其下以爲同年姚生壽之母孺人壽葢歲之九月十有一日乃其六十初度也諸生俱託門下丐一言以序之庶乎賢母之德

表見于世而爲之子者亦得有所憑藉持循以益顯其親於異日豈惟請也受賜而晟等寔所頼也既而曰孺人金姓山陰望族女幼閑師氏之教及笄歸爲同邑姚君愷之配克修婦道夫卒時子請方四齡二女一猶未免身迄今二十餘年容服慘淡有如一日居常紡績之勤勞蘋藻之精潔奉舅姑撫諸息禮縟恩義詳盡請荷母之教務學修行乃有今日其賢有足徵者夫所謂壽者豈在於高年黄髮而已哉陶嬰夏侯女有聞于千載之下者不在是也所謂顯其親

耄抑豈假於外乎哉范孟博君彥明之母夫人[illegible]談之爲二母之子者當時非有梁冀秦檜之崇勢特以其賢耳母賢子賢則相與以傳也宜哉君子所謂壽者又在於此請以是爲吾姚友告將以是而壽母斯可矣孟博名節士彥明道學之儒或姑舍是或乃所願學周吾姚友之所宜決擇也是爲序

竹堂榮壽詩序

廣西在五嶺之間嘗考傳記所載人物雖曰稀疎闊略然自漢唐宋以來卓然名士亦往往不

之如桂林在唐則有詩人曹鄴梧州平樂在宋
則有馮京林勳京之科第固鮮其風節亦不易
及而勳則朱子極稱其本政書甚好然梧州在
漢已有丁蘭之孝及士氏父子兄弟皆彰彰在
人耳目者也傳竹堂斯昭梧之藤縣人以天順
己卯解元出守欽州既而連丁親艱即告改請
州在欽州滿九載復　誥封以及其親在請州
則增扶重任既四載乃致其事至弘治辛酉其
季子文溥復中解元若是者雖在中州求之一
門亦豈多見哉茲文溥來游兩廳一日介予與

者黃舉人一乎求爲竹堂榮壽詩序壽云者歲之八月十一日竹堂七十誕辰也曰榮壽者觴歲　新天子即位覃恩中外臣僚凡五品以上官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而竹堂得陟中憲大夫故士大夫於君合而爲慶祝謂之榮壽也諸作所以祝頌乎竹堂者已備且謂其諸子復有文瀚文澂釆芹泮水而以裒然首舉將接武以並顯於時者期之雖然文溥之所以勤勤乎予言者亦欲進而有所論耳竹堂勤慎之操引退之決已無容贊若文溥伯仲始而學之中而用之

於馮林諸人豈得不留意乎必也於勲師其經濟於京不必拘於三元而師其風節可也榮莫榮於德壽莫壽於名傅氏伯仲其懋之則所以爲竹堂之榮壽詎可量乎傅氏之先自鄆而江都自江都而藤婺遷益南蓋簡獻公堯俞之後

送侍御盧君考最序

嘗覩有虞之制庶官之績以三載考之庶官之明以三載陟之至於成周之受會則於歲終大計則於三歲其視有虞又加速矣我 朝典章斟酌于虞周之間以爲一王之法績雖考於三

[illegible]其所以陟之亦惟視其人之賢與逮立之小大以爲之久近耳侍御盧君文淵有三載考績之行其臺中諸君僉舉故事以贈言而趙君天章誤以見諉且曰文淵世家江都以癸丑進士出佐兖州未幾以卓異　召入爲今官嘗巡都城以執法迕權貴巡徼甸倉場搜剔宿蠹殆盡諸奸無得免者平時論列惟先於安危之大而未始屑屑焉二君之言與廉所聞正合若君其所謂名御史哉天下之勢請以衡喻於其俯而俯之易也其仰之爲難於其昂而昂之易也

其低之爲難非以難爲貴也理之所當然也知其所當然而毅然以任之非以詩書法律爲主而出于利害之外者不能也君則進於是矣君考績之期在先一歲以倉場之廵循未竣事不得行至是乃行夫以君之賢而其建立之炳燿如此且以歲月之閱歷又如此則夫喬遷峻擢斯其時矣不腆之言既以爲別幷豫以爲賀云

贈右都御史陳公總制嶺南詩序

新天子念兩廣生靈以南京戶部右侍郎西軒陳公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往撫其地既隆其

御覽書以專其任蓋將賴之以紓南顧之憂所以處公者爲甚重矣廣之士夫若副都御史張公及諸君相率作詩以贈公行命濂爲序濂謂公起壬辰進士于茲三十餘年凡轉八官在內外臺者五官公何事不閱歷而俟他人言之乎言之贅也贅公不取也惟 皇上隆公之秩專公之任是以兩廣之安危付之也廣人之所以望公之來送公之去以公能福兩廣之民也則公之所以當此者必上不負 天子之所簡在中不負已之平生所以欲建立軒轅宇宙

内之素志次之不負廣人之拳拳焉蓋公之意而廉則揆而言之也雖然　朝廷之待大臣素厚于異時使兩廣軍民猺獞皆安其生樂其業耕鑿絃誦熙熙皞皞於太平之世與中州不異則所以隆其秩尊其任而置之乎　左右者又豈特如今日而已哉廣人必將社而稷之尸而祝之又豈特如今日而已哉張公每為廉言楊鄉御史信民正統間在廣與黃蕭養之亂最有功又言知府聶好謙之循良皆不置亦可以見嶺南士夫之忠厚而公將來之遺愛固不

患乎無甘賞罰者矣此雖非公之所計而兼亦要其終而言之也抑韓都御史雍在江西所行至今人守之輒改之輒不便其在兩廣不聞其所行可經久以否後世好功名者皆欲爲蕭何不肯爲曹參正不知參實何一流人也易地則皆能爲之也使參不逮何奚以深知其法之善而不可變哉參不徒有得於蓋公實暗合乎聖賢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以公器度才力何古人之不可爲何今人之不可過廉因叙之以請教焉是爲序

何侯城石首詩序

石首舊無城何侯至自吾豐城之明年乃築之又明年乃畢工春秋城中丘城郎之類不一書而足者重傷民力妨農時也果能惜其力而不妨乎農則亦可以無譏矣况勢有不可以已且暫一勞費而永逸永惠者乎侯之役民也夏秋則於市至冬則於鄉更休迭作可謂惜其力而不妨乎農矣懲往年白晝賊入蕩無樊籬之限固有不可以已者矣尋常戍卒歲廪粟數千斛城成則諸可減殺矣於是俾侯之績善侯之為

者咸有詩以頌之集之成帙候於斯役也亦記有詩皆附焉考最之京師道過南都屬康序之從之築城備是數美人既頌之詩與歎于春秋之義矣是皆可傳也遂不辭而敘其集以傳焉侯名洽字允仁富陽人弘治庚戌進士嘗令于邑公勤有為民不忍其去茲石首蓋改任云

贈封主事靜修余公南還詩序

予近年得交于余秋官子積嘗從其獲假胡敬齋著述觀之蓋子積以游敬齋之門其後以其子妻之敬齋沒子積藏其遺書甚謹不然則敬

齋之學幾於無可改矣正德丙寅予積迎其尊人封主事靜修公就養留都予聞公至亟訪之邸第聆其議論挹其儀度公雖養高山林而於京國事体甚熟若素宦者其音吐絕不雜吳楚又若生于中州者既而詢之公嘗隨其先君子令福清獲鹿而其得於家庭與夫出游以博其聞見者其有自哉未幾公南還諸搢紳皆贈以詩予積持屬予序予於公也始至僅得一二晤語其後以在告終公之去未能有以致其殷勤焉方簡慢之爲惧而因以得道其欽然之意

固所願也公之子褘亦領鄉薦在太學諸孫多
業儒游膠庠眞世家今皖之鄱陽邑濠川公字
別號靜修

進表儀節序

臣廉弘治十四年任南京光祿少卿敬遇 今
上皇帝在東宮進 千秋令節箋文正德二年
任南京太僕寺少卿恭遇 今上皇帝登極之
三載進 萬壽聖節表文凡此大禮竊思文武
臣僚官於留都有任滿不獲一預者多矣而臣
廉猥以疎賤躬預二次 內庖之 賜形于

天語寶劍之　錫出于　內藏天保湛露之氣象猶可想見于三代之上何其際且幸哉事竣追記一時儀節自　陛見以至　陛辭一一録之將以備故實焉耳至於僚友有問者輒於備答亦出以示之云

後泉徐氏譜序

豐城後泉徐氏嘗自歷山而遷其後自後泉而遷者又有之也凡此皆著於譜而譜惟名後泉者蓋徐氏益顯於清正公公實鍾英炳靈於後泉者也徐氏之譜屢修矣中罹兵燹弗克完今

子孫於懿以簡爲一世清正爲五世按清正公
神道碑後有劉克莊撰以簡爲公五世祖則簡
之前復有四世今不可攷矣故斷自簡爲一世
云蘇每喜譚吾邑人物在唐僅一二見在宋則
偉然迭出然如清正公者亦不過五七人而止
而清正公之學術要爲卓然未易以及者觀其
教授南安以濂溪二程講學是邦極力以申明
其教非其有得於此而然乎及惓惓於張無垢
九成録其言行遺文無垢亦龜山門人公之志
存乎此豈世俗之學可窺其造詣也哉君其立

朝進退備載宋史列傳固不待鄉人晚生之贅也懿居袁坊七八世矣後泉之居如故自餘從者亦多俱不暇詳而於清正公獨詳者此廉之所以景仰鄉先哲之私也此廉之所以欲舉為徐氏告冀其毋忝於前聞人也

劉舉人文集序

予嘗讀東漢黃叔度傳見一時名士無不服其德美特以早死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故後世之士欲考德尚友者於叔度卒未敢衆以何逃慶之也又嘗讀宋楊遵道墓志其在程門從游

之士皆歛手推先館亦早世而其遺文猶有存者故後來晦菴亦得因其上伊川書之類而有以知其所造之淺深則夫文字所係豈小小哉安成劉進士名教字因吾天資英邁學力過人自甫冠領江西鄉薦以至會試禮部卒業胄監海內有識皆以遠到期之不幸夭逝其父筍峯憲使君搜其平生所爲詩文托前檢討范廷和編類成集將以藏之于家自今以後來因吾者將不恨於言論風旨之無傳如叔度其必有以得其造詣如遵道者哉因吾爲學若程朱精微

嚴密之論必欲究其指歸其治春秋於胡傳必得伊川意始肯從於　本朝河東薛氏獨知向慕不已其制行峻潔不苟合予初得之大驚及聞其沒也既哭之寢門即移書憲使許序其文未幾憲使君以書來請也遂述其學行之槩以見其詩文之不可不存者如此若夫品格之高家數之別以詞章論者當自得之此則不俟乎予之言也

天台盧氏家乘序

後世宗法不立所賴以明世系辨尊卑別適庶

聯親疏者惟譜焉耳故仁人君子因其任彼者不可得而復而於在此者每盡其力焉此譜諜之所以盛行於世也歟太守盧君希哲嘗於讀禮之餘修其宗譜譜成名以盧氏家乘既而以書抵廉俾為之序其譜之為類有本支圖焉有恩命録焉有什一紀焉有先塋志焉有文獻攷焉有祀典焉有家訓集焉所載可謂詳矣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史紀傳之外天文地理律曆兵刑以至食貨之類莫不有志焉迁班固史不志兵識者恨之然則家之譜而缺一

不忘是豈得爲備乎若盧氏譜信備也已祁世俗作譜不此之備而於無所據者溺於門地之相高而強爲之備焉遙遙華胄妄援僞引如移花接木之爲者往往而是嗚呼其亦不思之甚哉子儀不能崇韶而秋青之下認梁公壁立千仞族而有青又何忝於梁公之族耶盧氏自州遷天台之義里惟譜義里以著其實其遠而惧其失真者不譜焉此廉之所尤敬服者此也希哲承其大父父世守文學之傳蚤登高科歷官

朝著達典三大郡文章政事綽有聲譽諠

與時忤得閑甚早古之君子進則尊主而庇民
退則居鄉而善俗在吾希哲又何往而不由由
也希哲以有餘之歲月當方疆之精力何所不
至廉慮其以博學詞章爲事也則告之曰與其
以爲眉山廬陵譜者之爲師也曷若以爲茶院
譜者之爲師乎爲眉山廬陵譜者歐氏蘇氏也
爲茶院譜者考亭朱夫子廉於希哲爲同年進
士其志豪才俊思敏固素所知者因序其譜以
致期望之意焉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八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九

序

槐堂世稾序

南京後府經歷王君以其高祖竹亭公曾祖肇慶公文集俱未刻及其祖柳菴公文集刻而有遺者萃爲一編題曰槐堂世稾將鋟板以傳竹亭之文潛溪宋學士序之潛溪一代文豪不知竹亭者以潛溪爲足信也肇慶之文海桑陳徵士序之海桑東里楊少師之師不知海桑者以東里爲足信也至於柳菴之文天下之士皆知

誦之其在翰林一時高文大冊多出公手暨名公鉅卿豐碑大碣各家子弟爭相造請而東里嘗自屬公以傳尤致意焉則抑菴之文又可知也說者謂文章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曾謂一家祖子孫而皆足與於此而復有抑菴者出于其間乎抑菴在鄉邑與東里諸老相後先豈非所謂一代不數人者耶近世一家能文章者惟眉山蘇氏為最著其文之傳于世焉有三蘇集焉此刻既成流傳益廣天下之人雖謂之三王集可也竹亭以說書徵授鹽運副使懇以老

諱去華慶仕終郡太守並見大明一統志柳莊

歷官吏部尚書進少傅謚文端其臣時大業具載國

史經筵君以予嘗錄

國朝名臣言行而其祖柳菴在焉為庶幾知公

者乃以是編命為之引同鄉晚出竊喜挂名其

間因道三公之文之在世自有識者與公論在

而不敢有所評品者惧瀆也王氏吉之泰和人

其族甚舊君字去務公事暇尤善勗諸子以學

二子愈思俱領鄉薦而王氏詩書之澤何其長

哉

大叅周公輓詩序

輓詩所以惜死也在古無可攷至三百篇惟秦風有之自餘十四國風絕不經見豈有之而為夫子所刪去與不可得而知矣然秦風為丈夫而作若婦人女子通三百篇皆無焉迨夫漢唐宋以來作者愈備不惟士夫有輓而閨門中饋往往有之豈非後世文益盛而事益詳也乎嗚呼賢而死則人之惜之固其所也大叅周公沒人皆有詩以輓之且并以及其配嚴恭人焉公壽近九旬恭人亦八旬以上人皆惜其死非賢

而君是子盖公為名御史于　朝為良二千石
于郡為參知政事于行省皆著有風望施有惠
政則人之惜之宜也猶聞恭人奉祖姑暨舅暨
二姑皆盡孝於公尤有相道則人之惜之亦宜
也公之孫庠生楷編集諸詩持謁予曰詩之有
序雖三百篇猶然幸為楷序作者之意以藏之
于家楷可謂孝子慈孫者矣觀其衰服慘容有
不忍辭者夫死生一也後世如漢諸葛亮營中
之殂讀史者至今猶為之扼腕如宋宗澤東京
之卒誦其出師未捷之言令人尚流涕也否則

自生自死何足與論又否則恨其死之弗早矣

惜之云乎在女婦亦有然者觀公夫婦之所以

為人哀而輓之則其人可知公諱源字本清世

家武昌高祖以上二世連仕祖諱縉　本朝革

除年間為永清典史靖難兵起佩印南奔隨被

械至京師謫戍甘州蓋　朝廷義之待以不死

匏菴吳先生嘗為之作義士傳方之王原采周

是修予謂是修當即經死固不失為自請而武

清之南奔則其志亦烈矣其跡與元采同然三

人之所處固不得而優劣之也此公家教之有

[illegible][illegible]如此故及之

太尹涂君六十壽序

成化丁未歲涂君鳳文以棗陽令來朝　京師時予亦赴試南宮胥會逆旅中相與語及夫作縣之事君極言其難為退而詢之君在棗陽多循良之政此盖有由然矣夫事於民之便不便不恤而惓惓諸司之是從恭於禮之當不當不問而惟上官之是諂果何作縣之難為哉惟是諸司之急於征稅也而吾或以災傷聞上官之樂於趍承也而吾必以禮法守若是者奚所往而

可也此君所以曰作縣之難為也以君難為之
一言而祭以予之所詢則君其賢乎哉君以弘
治乙卯書滿九載遂謝事而歸其在官屢膺旌
異棗陽之人立碑頌德然終不欲以貪昧隱忍
取富貴故其歸也勇且早若此涂氏世家甘棠
少承先掌教家學既而偕弟成文州守君先後
擢鄉科君以壬午州守君以丁酉君純明清謹
州守君英發豪邁云君今年壽躋六十其壻沙
湖丁君洋徵予文以為賀予謂君且將自賀也
使君尚如在棗陽日當夫為之危難之時將有

食不下嚥者矣而欲從容一醉於壽筵之上如今日者殆未可得也雖然君之自賀斯人賀之矣予叅與州守君聯篤與君嘗試南宮而又以君督之勤勤也乃不辭而為之言君試讀一過當不以為不然也

壽星畵序

義官聶君大用号鄉齋五十其友社君曁予寬齋寥兄與夫鄉之士夫咸命畫工作壽星畵以贈且附至南都屬予序之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矢南一名南極即所謂壽星者是也畫家輙

為老翁狀者亦吳剛伐樹傳說列星之類耳志
言老人星見主治平天子壽昌方今 聖人御
極是星屢見蓋不徒吾君之壽當並於堯舜而
斯民之壽亦當為堯舜之民之壽矣何則世當
治平歲豐而無凶荒氣順而無沴札兵寢而無
戰鬬則人人得以相生相養以保其天年焉得
而不壽哉是治平者斯民之所由以壽者也然
人之壽不能以皆齊又在乎人能修德以迓承
之與否耳大用承曾大考考兩州判公宦業家
教之素疏通敏達積而能施不獨捐粟於公以

膺冠服之寵而閱左私貸視他富室恒損其息以篤於行惠謂非修德不可也然則耄耋期頤之柔端可必矣大用於華誕之辰五鼓而起仰視天漢之表有大星燁燁張矢間必肅容再拜而祝曰下土小臣願吾君有堯舜之壽大用既覩此星則其壽亦無無涯矣

送少卿李君赴　召修史詩序

是非必史筆而後定然唐虞三代之事皆當時史官書之後世無改修焉今之尚書是也至漢司馬遷史記書當時之事訖於太初班固作史

猶多因之所謂前漢書是也自此之外凡當代
之史皆修於易代之後豈以人必果不唐虞三
代而必欲待於時異勢殊始無所顧忌好惡而
後爲定歟嘗觀伊川論蕭何韓信事謂史官被
漢高謾後人又被史官謾則易代之後復有易
代之後以議之者矣何者此誠於中形於外之
理非人之所能爲也迩者纂修　孝廟實錄
總裁儒臣薦舉僚屬以分局者若干人而南京
太常少卿李先生子陽預焉先生自發解　廷
試皆第一在　憲廟時爲史官聰明過人博

公強記聞侍之坐或談及隱僻書傳輙朗然誦爲文章能倉卒急就風披天成筆力奔放學殖既深而又洞明當世之務雖閣得史才如此可以無負矣頃行其鄉之搢紳君侍御陸君如崑洮君功懋皆作爲古近体詩以贈之而二君者復屬予以序之予每見先生胷次軒豁有懷必吐蓋慕豪邁人也茲焉付之以褒貶陽秋之任公是公非信有所屬綏

先帝享國十有八年海内被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堯典舜典其盛槩然實而臣僚之邪正善惡關乎治亂興

衰之大者其謹書而備錄之使千載之下知
本朝有良吏以今日之　實錄為信史無攺評
焉則康之願也自餘亦何足言請以是書于諸
詩之首

終慕詩序

親之恩大矣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所
以思其親者豈有窮乎武寧令四明滿君潤卿
屬予序其終慕詩卷者舊矣予諾而未復也忽
辱手誨再申前意君知我者不以遲罪我且書
辭纏綿悱惻聞者哽咽昔人謂讀陳情表而不

淑若其人必不孝子於潤卿亦云潤卿之言
曰人子之於親其所以抱終天之恨者在於祭
之豐而養之薄若吾則蹈乎是矣吾先君松隱
府君少失恃事父最孝生吾兄弟撫育教訓靡
不周至先毋穆孺人相助有道內外一德要皆
以勤儉清苦立門户今吾有官有祿而皆無所
及焉視彼當親之存而足以為榮且養者何如
也此所以時時思之未嘗不失聲悲號而潸然
出涕也嗟乎世之如潤卿者多矣特潤卿純孝
人也其體認親切能如是耳諸詩之作是皆本

之天理民彛而發其終慕之意者也余尚何贅哉雖然立身行道莅官事君皆所以為孝也昔子路當重茵列鼎之時有負米百里之感考其治蒲之政與子賤單父言偃武城相若則其所以為孝者蓋有在矣君為武寧士事詩書農勤耒耜環一邑之人畏威感德翕然稱治是皆終慕之心之所移者也為孝之大寔在於此外此則後時之嘆固已不可追矣君其益懋之哉

慶僉谿吳先生受封刑科給事中序

世方有子為京朝官必沾沾然以冀封典之至此

恒情也然人事之不齊或過期而缺望其不歸之天而歸之人者又恒情也吾友吳懋貞筮仕爲兵科給事中將封其親矣乃以微恙在告南還其鄉問安侍膳之暇方且輿書名山將旁求遠紹爲父處計其尊公梅莊先生未甞促之起也懋貞閒欲舍學就仕以覘先生之心先生訓勉益至意多激昻故懋貞於入仕之後復得靜學山間者踰三年以是覵之則先生盖之異於恒情何其遠哉今年懋貞辭先生來 京師復除刑科未幾先生拜 朝命封爲刑科給事中贈

物配王封繼配陳俱為孺人亦榮矣哉同鄉之官于　朝者因懋貞而為先生壽且屬廉為文以賀廉謂事之在外者不可必而寔有數以存乎其間古之君子知其然所以在我者惟知自盡而已至於在彼者悉以付之倘來是以得之不為欣不得不為戚也世俗反是無怪乎其切切然不歸之天而歸之人也然則先生抑豈今之人哉先生撫州金谿世家廉嘗謂撫在吾江右人物尤甲於他郡當宋南渡時朱子出焉有象山者欲與之並駕其說象山固先生之邑人

當元時北方有魯齋南方有草廬吾擬之草廬則先生之郡人也自是而後鄉不必象山草廬而談道淑已代未嘗乏至於今日草澤之中有古意者亦衆然則先生豈其人哉先生字正夫別號梅莊通詩書經作詩文皆寓其蘊嘗立先祠修族譜置義莊則其人可知已

慶萬母太宜人牛氏壽詩序

南京刑部郎中萬君季崇一日謂廉曰福先大夫往歲有教授大理之命時先祖母顏氏在堂年餘九十留吾母太宜人牛氏以奉晨夕福年

甫十三與幼弟皆隨毋以居越三年先大夫卒于官後二十年福始取進士授兩淮運副得封贈其親寔惟艱哉明年庚申吾毋壽七十有八福以前員外郎三載考績將過家稱慶諸搢紳已預為詩君其為我序之復謂廉曰吾毋奉尊章最孝撫諸子有方不專於慈當先祖毋日薄西山之景而先大夫有滇南萬里之行果何所恃而然哉以吾毋之能養也當福等方就外傅之時翩翩黃口詩書之勤情寒暑之節宣皆不能無待於父兄而先大夫不挈以行者復何

所恃而然哉以吾母之能愛且教也廉復於
崇曰古今論母之賢者若戰國之孟母西晉之
陶母買肉啗子之識截髮待賓之義至于今日
雖兒童婦女皆能知之雖母之賢亦由子之賢
能相與以成其名耳今太宜人之賢有季崇以
為之子名登黃甲仕于京朝凡其躬飭守官既
慎而恪而搢紳之士皆知有太宜人季崇可謂
能子以成母之名矣繼此位望益進事業愈隆
御天下後世皆知有太宜人顧不在季崇歟太
宜人有孫鎡亦預江西解試而方來者復駸然

其慶澤殆未有涯然以太宜人之憂勤于先而方使之逸樂于後異日眎其先姑期頤之壽無不及而有過焉可卜也

送給事中趙君獻績序

立朝論事所見不能以皆同其爲私相好惡者固不論也以獻可之攻安石而司馬公且疑之以完庭諸人之薦伊川而孔文仲反詆之凡此皆公忠爲國者所見尚爾矧置私情好惡於其間者乎然各任其所見各陳其所言其不同猶之可也苟或事關於建置法宜於並舉彼是此

非甲可乙否其何以濟一時之事哉是則言之同不同世道之治不治皆繫於此矣南京六科給事中定員凡七人比之于北雖多寡弗類然同則成不同則敗者視北杓無異也某科趙君三載書滿獻績于　朝同寅張君首為醵會以餞之復屬廉為文以為之贈廉在兵科與君相處已二年所謂連署並舉殆非一章蓋未嘗有彼此甲乙於其間甚則始雖不同而卒歸于同是以南科風釆之振豈非有其故耶君卓然有志超然有識剛而不為厲直而不為訐常情

所不敢為者率勇往直前無所顧忌而所以振其風采者實君與諸君協恭戮力之所致而廉則竊附於驥尾者也廉嘗思之以為使吾六七人者各自為見雖無私情好惡於其間而欲濟一時之事亦以難矣今若此非同官之幸歟茲廉承乏光祿弗得預諸君之議君其益篤於同以濟一時之事使兩科之風采有加於前則 朝廷賴之而抑豈非聚區區小子諸僚之光哉茲行也時閶闔而呈琅玕天威不違顏咫尺廉頑碩佰耳以志于下風也

贈亞參蔣公之任江藩序

國朝布政司之設寔洪武九年改天下行中書省職名為之其間如參政參議則稍仍參知政事之舊也是司之官即古之方伯連帥與夫近世州牧藩鎮之任其沿革事權固大同而小異也嘗觀甘棠之詩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蓋詠召公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當是時民生亦云遂矣而召公者方且郊行樹息來句來宣其勤若此後世田不井授富者埒封君貧者為寒乞其取之於民一切無制至於今日朘脂剥髓白撰名目雜然而不可致

詰田里愁嘆喪其樂生之心者在〻皆然有召公之責者旬宣之勤雖十倍於召公而後可也年來江藩諸公洞究宿弊且將自其鴈鶩行始茲復得蔣公惟深膺亞叅之擢將可否於布政之堂民瘼其有瘳矣公為諸生才名籍甚而中成化庚子鄉試優等丁未南省第二人以經術時務為主司令內閣長洲李公吏侍姑蘇吳公所知初由進士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繼轉文選郎中居官秉事動有繩尺不撓不苟而卒歸於鎮靜由今以往所以布　天子之政於大江之西如韓退之記滕王閣

所謂令脩於庭户数日之間而人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者將於公見之矣公戒行有期故事同年遷轉率有言以為贈諸君以是命廉其亦以廉為江西之人或能於公有所告耳朱子嘗言作官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偽不可公學朱子者固無待於廉之言也

贈高州貳守符君衍觀序

廉與符君衍觀為別京師殆八稔君來假令溧陽廉即以內艱去留都玆来留都君復有高州別駕之擢故自京師之別其後雖以宦游之近而中間憂喜之殊轉遷之異求一會晤而竟不

可得也君將赴官高州廉同寅史君巽仲持其邑父老所以𨻶君善政者累累數紙徵廉次第其語以為君贈盖邑之人於君如赤子之於慈母有不能以一日舍去者其疏君之政謂邑里甲歲例出供需銀千餘兩費用無經上下乾沒君至殺其半頻年徭役里胥得以口舌輕重君至揭冊以定擧莫能售其偽邑有西南田仰高東北窪下君令民濬陂築堰旱潦有備凡搬橋梁大小若干座修鋪路延袤若干里悉孜圖經有古貞女祠久已堙廢即復其舊觀祠有唐李

仍碑為亭以覆之朔望謁宣聖廟退坐明倫堂進諸生講論不倦改學門鑿頖池師生齋舍一一完繕捐俸買地凡十畝為義阡廨舍後兩崩古塋得藏銀五十兩付義民易穀驗村農之無種者俵之為政扶良善鋤強暴禁隸卒無得下鄉追呼遇疑獄尤能用心推讞隣郡邑有訟久不決者當道多以檄君君始到官即集高年延之上座訪以民隱勸戒尤切故其後率能奉君教令皆相約無敢犯嗚呼君之作令如此豈令之巧宦者所可同哉今之巧宦者惟取悅目前

而君乃欲為古循吏事悲夫其用心也君新喻人為人平實有操守比登庚戌進士第廉始識之紛紛世途中堪相信如君者寧有幾人哉廉方聞其膺溧陽之命固已逆知其有今日之政矣茲因吾僚友之委溧陽父老之意竊為喜譚而樂道之亦以見廉之愚幸不失君也君往矣高州之人心不大遠於溧陽以溧陽治之足矣自君之擢人咸為之稱屈然又安知異日之不大信也耶先正謂活饑民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悅使君兩地皆有惠政及民區區升沉何足道

哉而廉之私獨惜君南去益遠而所謂會晤猶渺然無涯焉

贈少叅孫君還任江藩序

吾江右少叅孫君幼真以　天子萬壽聖節捧表詣闕下稱慶事竣復任將便道鳳陽以省其親盖尊公封給事中洎壽毋封太孺人俱在堂君子曰少叅公忠孝得兩盡矣於是吾江右之士仕於朝者咸有詩以羙之且屬廉以為之序廉與君俱成化丁未進士登第後始相識初見君志氣豪邁言論弘闊竦然異之未幾廉以尋

醫南還而君拜禮科給事中矣山林之下聞甚
諫中時有建白君率多焉於是憶昔者與君言
于京師果不為不副矣既而君於給事轉右且
轉左恒情至左類不願出為君今官君得之未
始不滿意方謀所以為留宣者冀以沛吾　君
之膏澤以及吾民而後已比到官未及一年而
吾江右之人率能傳君之善政于　輦轂下而
巡按王御史彰善癉惡極有風力其疏舉亦必
首以及於君則君之志果將在於剡達哉今來
京師相見多規益之言世變愈下朋友道喪

傾蓋則亟相諛說廉之不聞此語也久矣君復問與語為學之要與程門所謂主敬之方反覆詰難廉之不聞此語也尤久矣惜也匆匆未及請益洛學源流具在宋儒諸書君更契勘焉則吾之學術加於人數等而事業不患其不炳耀矣為國之名臣為家之才子其為忠孝孰大焉書此以俟

盡思録序

南京左府都事王君汝弼荷　朝廷覃恩兩都臣僚得贈其考積廣甫為都事妣姜氏為孺人

其心猶以為二親者未及目擊斯寵且以祿養之弗逮也乃取搢紳哀輓之作輯為一編題曰盡思錄蓋用孔子称子路語其意以子路之賢固能盡思而已則欲勉於是焉嗚呼人子於親存之時遇適意之事皆足以為樂況君恩之大貴臨於親之身乎於親殁之日遇適意之事反足以增悲況君恩之大垂光泉壤而為親者不一見之乎兼之鼎釜之心未遂而風木之感甞新者乎其以盡思云者必以為無所致力世有思焉而已耳然則自今以往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其汝舟之所有事乎曰似矣而
猶未也予聞王氏玉山仕族汝舟告予贈都事
公平生好施惠於人嘗於暑月煑香薷以飲病
暍者於冬寒成橋梁以利病涉者贈孺人姜同
德祖助信為賢父賢母矣汝舟已有官守進將
有為於時其思親之所以飲暍者而起斯人之
疲癃思親之所以利涉者而拯天下之墊溺思
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若
然則人以為王氏之家教而謂王氏有子矣所

謂盡思不在此此歟或曰彼之思以孝言此之思以行道言予曰不然觀孝經所論行道正所以為孝也汝毋其勿替於是則於思也為可盡矣否則區區於負米之嘆不惟不得子路之所以為孝而亦并不得孔子言外之意何者子路之所以為孝在於為百世之師而人謂仲氏有子孔子言外意則一部孝經是矣汝毋有志者必以予言為然

贈太守包君之任泉州序

康熙壬辰歲備員給事中嘗與御史包君民敬監內

嚴所收天下布帛絲纊之屬及乎司空赤縣和買物價君洞燭物情深達事体不和以同不矯以異心竊敬服之居頃君復清戎畿輔每聞人稱君一以持平無脫漏枉濫天下事惟無明達者以處之則覺其棼而不可整亂而不可理深黑而不可窺探倔強而不可馴擾得其人則棼者整亂者理深黑者以著而倔強者以服矣若包君其庶幾乎此哉君由進士出補新泰令久之以治行超卓遂膺風憲之選爾來泉郡缺守銓衡獨以擬君 朝命可之君捧檄將行泉士

大夫之官于留都者皆謂廉辱君諧宜有言以
[illegible]告廉愧謝弗能諸君不可乃言曰昔朱子嘗
謂郡縣之官民情難知耳目未易得人夫以問
聖大儒窮盡天下之理推極此心之知而且以
未能周知民情為言而況於其他乎不知民情
而治之猶醫而不知病也醫不知病則虛亡實
亡為政而不知民情以利為害以害為利豈必
哉漢之稱趙廣漢善得事情雖閭里銖兩之姦
皆知之晉史謂陶士行微密好問頗類廣漢
國朝周尚書恂如之撫南圻轄都憲未應之治

江右皆善於延訪在韓畧存形迹而周則坦蕩無間然皆宜其建立之不凡也抑明敏資也窮理學也資由乎天學則可勉備是二者而又遠法趙陶近慕周韓則何政之不舉哉君子所謂明達而敬服者又嘗作縣與民最親而深知其情其進於趙陶周韓也可冀矣君高祖尹耕洪武初科進士至君與兄民望同時為御史民望今在朝嘗見其疏舉養病御史曹璘諸人蓋雖斂善類非知大体者不能也

慶其孺人萬氏八十壽序

其於邑中為族舊且蓄孺人於其為母老且長邑中人言家澹及孺人必歎且羨孺人萬其氏封禮部主事之冢婦鄉先生宗吉甫之配太守之立嫂鄉貢進士之祖母大尹綉衣之嶽母也其閭門無慮數百人歲時伏臘稱呼拜號尊莫踰於孺人者人有道孺人之德于耳之頷之意若未必皆如其口一日孺人邀家母過其家次第出其肴脩相與對食時孺人老媿年過半百已森然有孫猶侍立終日不命一舉箸諸孫婦更迭進饌進畢各低首帖帖不敢出一語家母

歸以告廉擘節歎曰使太史公聞之必當又書
無不善畫者而莫能圖矣繇是益信人言之盡
然而知孺人家灋之果鳴〻也歲壬寅月仲冬
日壬戌乃孺人八十誕辰吾儕與厥孫亨會書
者聚而謀曰合有辭為孺人壽丁君天錫目座
中惟某在席末謂以茲宜任笔硯勞僉曰然某
應聲曰諾竊謂壽之為言久也人孰不欲久閱
乎世哉第得之者不人〻而得其高者尤不人
〻也孺人春秋八十可謂得其高者矣然婦人
女子膺此者間亦有之使浮於德焉雖齡駕王

毋壽軼麻姑初何關於名教而嗇於君子哉孺人作閨壺之準則為其族之摹範實女中之翹楚茲其所以為奇而人鮮有能企者也詩曰碩人其頎請以祝孺人之德又曰萬壽無疆請以祝孺人之壽是歲是月二十六日鄉貢進士里生楊某序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九